

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
第三分冊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布尼：我們想，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多少年來，對美國來說是關閉的，現在要這樣高速度實現現代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挑戰，確實像重新開展一場革命似的。

鄧小平：確實是一場新的大革命。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們反對舊社會、舊制度，就是因為它是壓迫人民的，是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這個問題現在是比較清楚了。過去『四人幫』提出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

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那是荒謬的。

當然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本來是可能的，但過去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於是我們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進程推遲了，特別是耽誤了十年。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於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

*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談話的一部分。

按天來計算。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實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們處於隔絕、孤立狀態。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現在我們算是學會利用這個國際條件了。

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定了這個目標，要靠我們的努力，靠我們的方針政策對頭，靠具體的措施有力量，才能實現。現在人們懷疑，中國能不能實現現代化目標，問我們提出這個目標有什麼根據。我們的根據可以講有四條。

第一條，我們有豐富的資源。中國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礦藏方面，無論是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還

是稀有金屬，中國沒有的很少。這些資源要是開發出來，就是了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條，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我們現在有二百多萬台機牀，石油年產量超過一億噸，煤炭超過六億噸，只有鋼才三千多萬噸。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第三條，我們相信中國人不笨。有十來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限制了人們充分發揮智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目的就是創造條件調動全民的積極性，使中國

人的聰明智慧充分地發揮出來。我們現在加強民主、發展民主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發展民主，有人誤解是提倡無政府主義。實際上林彪、『四人幫』的時候才是搞無政府主義。在無政府主義狀況下不可能搞建設。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一九五九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林彪、『四人幫』把這種社會風氣徹底破壞了。現在北京有個『西單牆』^{〔九三〕}，就是那些不勞動的人，經常鬧事的人，『四人幫』思想體系中毒很深的人在在那裏活動，有的還搞特務活動。其中也有一部分

人儘管有錯誤，還是好意的，但是，裏面實際上是『四人幫』思想體系統治着。他們搞極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種青年是極少數，但是能量比較大。我們對這些人採取嚴肅的態度，是為了教育年青一代。所以我們提出在加強民主的同時，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復我們長期已有的好的社會風尚。我們說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來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有個條件，就是要實現安定團結這樣一種社會政治局面。我們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培養人才的問題。多年來我們放鬆了科學研究和教育，這方面損失是很大的。我們要加强科學教育事業，要發現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歸根到底，就是要發揮積極性，只要把人們的聰明才智調動起來，我們還是有希

望的。

第四條，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這個條件過去沒有，後來有了，但一段時期沒有利用，現在應該利用起來。

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目標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生前提出的，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實際上沒有真正地做起來。粉碎「四人幫」之後，要花很大的精力處理「四人幫」干擾造成的許多問題。去年開始我們才真正地把重點轉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

就我們國內來說，什麼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一定會有許多複雜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會不斷地遇到困難。比如，我們現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比如，我們需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可是人才不夠。比如，我們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我們現在基本上有了，但還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我們參加國際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方面，也還要摸索經驗。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但是我相信我們現在走的路是正確的。這些障礙，這些困難，這些不足，我們相信是可以逐步解決，逐步克服的。這三兩年內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績，過幾年面貌會看得更清楚。現在儘管人們還有懷疑，但是中國的

領導人、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這個事業能夠成功的。

吉：美國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看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候，把它看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模一樣的。那末中國開始的時候是否確實也有這方面的思想混亂，即完全模仿和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採取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採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中國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

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也與蘇聯不同。但是，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影響比較大。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展科學的方法，我們社會主義應該繼承。在這些方面我們改革起來還有許多困難。

吉：我看到中國人民的積極性正在被調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雖然中國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範圍之內，在繼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也發展某種形式的市場經濟？

鄧：這個只能是表現在外資這一方面。就我們國

內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國內還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體所有制。也還可能包括一部分華僑的投資，這部分也可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但是絕大多數華僑都是帶着愛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祖國這個願望來的，與純粹的外國投資不同。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四化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現在，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的成份已經改變了。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佔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變不了中國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特徵是搞集體富裕，它不產生剝削階級。

林達光：您是不是認為過去中國犯了一個錯誤，

過早地限制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方面限制得太快，現在就需要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指引之下，擴大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用？

鄧：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

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五子學說

孟子曰：「天下之生也，莫不由於水。」

荀子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韓非子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呂氏春秋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淮南子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史記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漢書曰：「水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

本主義。仁也。不仁也。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

當此之時，不食也。不食也。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

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

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

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是全民民有制。

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是毛主席、周總理在世時確定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就是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能夠恢復符合自己情況的地位，對人類作出比較多一點的貢獻。落後是要受人欺負的。

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

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當然，比現在畢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有可能對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提供更多一點的幫助。那個時候，中國國內市場比較大了，相應的，與國外的經濟交往，包括發展貿易，前景就更加寬廣了。

有人擔心，如果中國那時候稍微富一點了，會不會在國際的競爭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國只是一個小康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坦率地說，

*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談話的節錄。